

等违法和违规行为，两次被单位辞退，被无端劳教1年；四川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向中央和四川当地有关部门多次投过举报材料，反映内容主要是某县领导等多人在内的违法违纪问题，被人追杀。

这些举报人的惨痛遭遇表明，反腐败的道路往往是用他们鲜血筑成，没有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上访，没有他们喋血在上访的路上，就不足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更不足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启动调查程序，甚至就是有些举报人的喋血也无法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蒙冤之事也时时可见。因此，张治安即将被公诉的消息，虽然可以暂时告慰李国福，却不能让天下的举报人因此而宽心。

张治安虽然即将被提起公诉，但打压报复李国福以及许许多多的举报人的“绝对权力”还在。被举报的官员往往掌握了一个地方控制公检法和媒体的“绝对权力”，他们可以像原河南省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一样，派公安人员赴北京抓捕到中纪委告状的张文秀，称张文秀“是到北京搞爆炸的”；他们可以像山东省新泰县对待上访一样，对举报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一句话，这样的绝对权力犹在，举报人就恶梦不完。

绝对权力极易导致腐败。如果我们不分解绝对的权力，让官员权力得到相应的制约与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建立更有效保障举报人机制，李国福和千万举报人的鲜血恐怕就真得白流了！□

农民工讨薪 何时不再“一跳才灵”

◎ 吴玲

1月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汇建筑工地上，一农民工为讨要工资，爬上有十几层楼高的塔吊。事发后，消防官兵到场营救，有记者从工地上了解到，轻生工人已经拿到钱返回家中。

农民工讨薪的老话题，最近又在升温。日前在西安市又发生一起农民工因讨薪被打伤事件。眼下年关，成了一些农民工情绪急转弯的拐点。正当的讨薪行动，往往遭遇非正义的打压，不是拳头加棍棒的伺候就是老赖一跑了之的无奈，可怜的农民工讨薪无门，欲哭无泪，于是他们被逼无奈便采取爬塔、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要欠薪。

农民工讨薪“一跳才灵”，或“问题闹大才解决”的“讨薪怪圈”，凸显时下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维权成本的过高，以致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代价。为什么欠薪无理还打人？为什么讨薪者有理反遭伤害？是制度缺失，还是相关机构和人员失职？

纵观各地情况，相关的规定制度不少，但拖欠农民工工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文件，有没有制度，而在于对这些文件有没有执行，这些规定有没有落实。

执行与落实问题不解决，再多的文件，再好的规定也等于零。

但是，长期以来，在劳资纠纷中形成这样一种情形：一方是老板，有钱有势，工资多少，发与不发，福利几何，全凭他们一句话，转念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是农民工，无钱无势，没有依靠，面对拖欠工资只有死缠硬要，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去爬塔跳楼相要挟。对长期处于边缘弱势状态的农民工我们应意识到，改善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平等权利，改进维护权利的途径、机制、效率才是最重要的，制度的关怀才是最大的关怀。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理应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运用公共权力给予农民工以特别的物质保障和道义支持，使他们与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不单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怜悯，更是基于社会整体进步和利益均衡的考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工讨薪问题由来已久。严峻的现实下，人们希望看到的不再是“一跳才灵”的无奈，而是祈求一个制度关爱的阳光，温暖着农民工群体，让“欠薪”这个辛酸字眼从社会的字典里和人们的视野里永远地消失。□